

作家研究文丛

10

聞一多先生

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

杨洪勋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作家研究文丛》

主 编:严家炎

副 主 编:杨自俭

执行主编:李 扬

第 10 辑

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WEN YI DUO CONG SHI REN DAO XUE ZHE

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

杨洪勋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杨洪勋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81067-831-0

I. 闻… II. 杨… III. 闻一多(1899~1946)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9450号

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

杨洪勋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鱼山路5号 邮政编码 266003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chengjunshao@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82032644(传真)

本书策划 邵成军

责任编辑 马召辉 电 话 13405327591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 mm×1168 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12千字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研究文丛》

顾问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 蒙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朱 虹 朱德发

严家炎 何西来 柳鸣九

黄维樑 童庆炳

编 委 会

主 编 严家炎

副 主 编 杨自俭

执行主编 李 扬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云 刘润芳 李 扬

杨 栋 杨自俭 张胜冰

崔建飞



闻一多先生 (1899-1946)



清华学校辛酉级
高等学科时的闻一多



1922年2月，闻一多
与高真结婚时的留影



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前留影



1925年5月，闻一多带着振兴
国剧的理想提前回国。这是回国后
脱掉西装换上长衫的闻一多



1939 年春，联大师生演出抗战话剧《祖国》，闻一多负责布景设计与灯光。这是该剧上演时闻一多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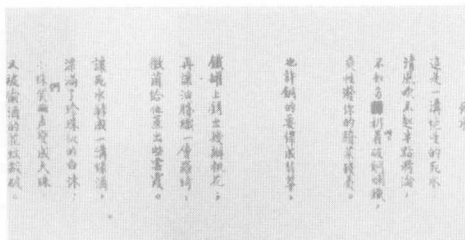
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在阅读《新华日报》。这一时期他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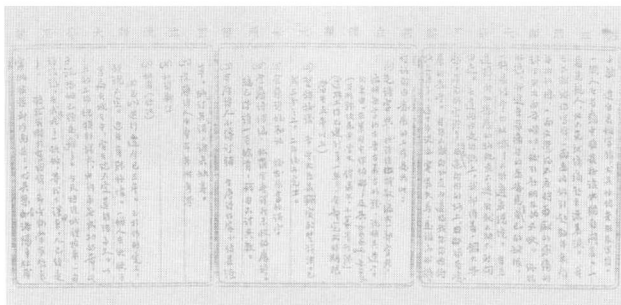
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因全家时在断炊威胁中，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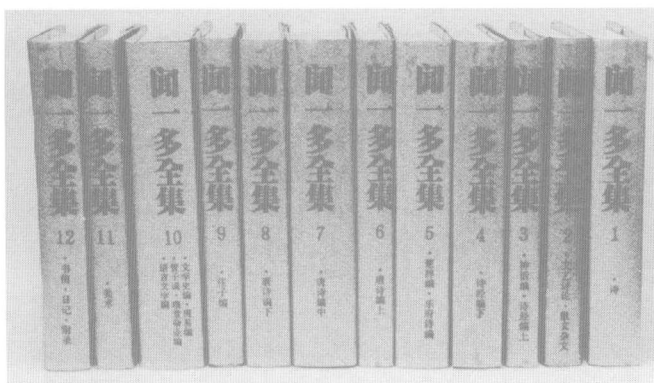
1923 年 9 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1928 年 1 月，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死水》出版问世，进一步确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1933 年 9 月，闻一多给饶孟侃信中，说自己将全力从事学术研究及其计划



《闻一多全集》12 卷，1994 年 1 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学家、教育家杨振声，
时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戏剧家赵太侔，时
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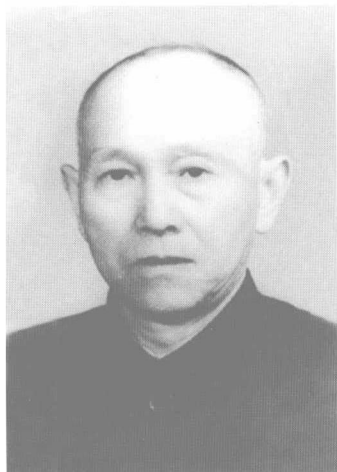
文艺理论家、散文家、翻译家
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
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小说家、散文家沈从文，时
任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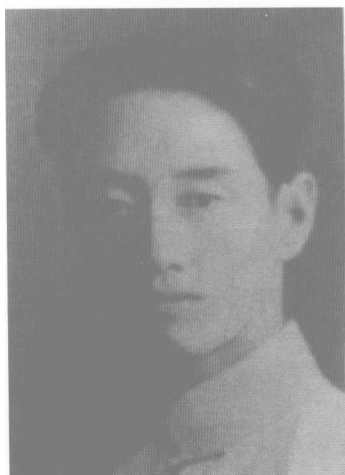
诗人、散文家方令孺，时任
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



《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
时任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



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
家陈梦家，时任闻一多先生助教



诗人、散文家戴克家，1930-1934
年就读于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
为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

为青岛增光的诗人和学者(序)

为人作序,常常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拒绝和答应都为难。所以我的朋友们请记住,千万别轻易让我作序,也不要答应别人转托请序。我已近耳顺之年,脾性又直率,想说什么,开口就说,无遮无拦。替人作序,万一序中说了什么和作者意见相左的话,作者用或不用都为难,他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

此刻,为中国海洋大学的杨洪勋先生这本书作序却完全是例外,因为这本书研究的对象是闻一多先生。虽然我本来不认识作者,他通过市文联秘书长找我,提出作序的要求,我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

闻一多,在我的心目中是很崇高、很严肃、很了不起的大诗人和大学者,我曾经非常认真地学过他的诗,把他视作我的精神偶像,希望他点燃的红烛能够在我的灵魂里燃烧。我读杨洪勋这本专著,思索他的研究成果,又给了我一个学习和梳理闻一多先生诗歌理论与学术思想的机会。

读这部书的校样,我度过一个下午连着一个晚上的愉快时光。我认为这部书写得很有分量,视角独特,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语言朴实优美,在我面前展现了对一个知识分子心灵历史的探索,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精神之旅,矗立起一个爱国诗人和学者的光辉形象。

闻一多研究是国内的一门显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者甚众,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杨洪勋先生在对闻一多一生宏观把握的基础上,从闻一多从诗人到学者这一命题切入,分析了闻一多完成

这一转变的原因与过程。通过对闻一多青岛两年文化活动的阐述，得出了青岛是闻一多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的结论，应该说是研究闻一多在青岛文化活动的集大成之作。

我钦佩闻一多先生，他的诗歌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新诗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是无法绕过去的存在。中国的新诗，也就是相对于古体和文言的白话诗，最早面世的是胡适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的诗8首，那是1917年2月。最早的新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1921年。闻一多写新诗开始于1919年，最初的作品发表于1920年，第一本诗集《红烛》出版于1923年，写诗和出版诗集都比胡适晚两三年。闻一多先生虽然不是新诗的开创者，却是新诗开山劈岭的拓进者。我曾经把《尝试集》和《红烛》对比着看，两本诗集的差异不言自明，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缺乏可比性，闻一多比胡适更有诗歌创作方面的天才。

闻一多是诗人却走出了书斋，走出了精神的象牙塔，最后为民主英勇献身，倒在白色恐怖的血泊中。他是敢于出门不带钥匙，出了门就没想再回家来的英勇斗士，他是敢于面对黑暗的真的猛士，是有血性的无愧的男人。

一个外国诗人说过：生活在那块土地上，就要为那块土地增光。闻一多只在青岛生活了两年，他的业绩，他的形象，他的诗歌创作和学术贡献都永远地留在了青岛，他是为青岛增光添彩的诗人和学者。

闻一多先生是湖北浠水人，80年代初，湖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写闻一多的传记大书，黑色大理石纹路的封面，衬托着一支燃烧的红烛。那时我也正在写一本传记，《闻一多传》成了我的日常爱读之书。

闻一多是中国最早提出要搞新诗格律的人，他提出诗人要敢于和善于“戴着镣铐跳舞”，他认为应该对新诗的语言、形式、音韵、节奏进行研究，相对于“自由”必须给以必要的“限制”，这是新诗发

展的需要。对此观点,我非常赞成。

闻先生说:“抒情之作,宜整齐也”,“中国艺术中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明显。中国底这两种艺术底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他还提出著名的“三美说”,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早在 80 多年前,闻先生提出的新诗理论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但我认为:韵律、形式等必要的限制非但不是“镣铐”,而且韵律是能够帮助诗人思维的,它使诗人的思维有了方向,先把不在这个范围的字词句等“筛”了出去,然后将在此范围的语言、意象、情感等元素“拢”起来,铺成轨道,让诗“沿着轨道行车”。音韵不但不会束缚住诗人的激情,还应该如“方向盘”,帮助诗人校正思维的轨道。

闻一多先生的诗歌和理论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他的学生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闻门二家”,即臧克家和陈梦家两先生。

臧克家先生曾对我谈起他的恩师闻一多,他的客厅墙壁上挂着闻一多的书法。当年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当中文系主任,臧克家去青岛大学应考,他的数学不好,考了零分,可闻先生慧眼识人,他就凭着这个青年在作文卷上写了三行对人生的感慨式的诗句就录取了他。进校后,臧克家是在外文系,他想学中文,找到闻先生,又如愿转入了中文系,这关键的一步成全了他的一生,使他成为后来中国的大诗人。陈梦家先生我没有见过,但读过他的诗,艺术上很有特色。后来他转入中国青铜器研究,成绩卓著,我曾读过他著的一部大书,对被帝国主义掠夺走的中国青铜器逐一数来,极具史料和研究价值。

闻一多是站起来就不再倒下的人。他不惜牺牲性命来追求真理,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面对黑暗和暴政,他敢于拍案而起,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应该写闻一多颂。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闻一多占有独特的地位,除了他直接

教过的学生，他也是诸多诗人的精神领袖。

著名诗人公刘来青岛时，先去探望了海大“一多楼”。他虔诚地为闻一多写了一首诗，他还特别认真地朗诵给我们听。印象中公刘特别写了闻先生颈上的围巾，虽然诗句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住了公刘朗诵时专注情深的眼神。公刘崇敬闻一多，他是用同样的赤子之心在缅怀和歌颂闻一多。

我是青岛人，诗是联结闻一多和我之间的纽带，我多次去过“一多楼”，瞻仰过他的雕像，我岂能没有献给一多师的诗？

我写闻一多先生的诗，名字就叫《红烛——给闻一多先生》，我这样写道：

燃的是浩然正气
烧的是一腔情深
生命化作红烛
如此触目惊心

一颗心贯穿到底
遍体鲜血殷殷
献身光明的红烛
烛穿岁月无尽

挺身拍案而起
雷电撕裂乌云
你从《楚辞》里走来
迈过唐宋元明清
顾不得平平仄仄的声调
为民主振臂一呼
全是凝血的高音

随着那一声枪响
遍地是碎裂的民心
任谁想拣也拣不回来了
像旱地上泼水一盆
学者闻一多被杀
倒地的是专横统治
杀他的政权
注定必死且无地葬身

日月落了又升
鲜花谢了又开
在他的塑像前
我点起一支红烛
燃烧从头到尾
照亮天地人心
一多楼前读诗
这里有不绝的诗魂

闻一多先生说：“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写了长诗《'97诗韵》，在一次朗诵会上朗诵。同台还演唱了闻先生作词的《七子之歌》。闻一多把中国被列强割走的土地都看成是中国的儿子，香港就是第七个儿子。在闻先生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香港回归祖国了，一个童声演唱《七子之歌》，让世界侧耳，让中国动容。

庆祝五四运动80周年的时候，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广电总局、北京市委等诸多权威机构和部门联合举办大型朗诵演唱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出席，会上朗诵了闻一多的《红烛》，也朗诵了我的《风流歌》，我很自豪，我是沿着闻一多先生

开辟的爱国主义诗歌传统向前拓进的后来者，闻一多先生是我永远的老师。

有一次，我和在海大兼职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范曾先生聊天，说起了闻一多，他也喜欢闻一多的诗，不假思索，开口就背起了《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索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出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先生的诗是如此地深入人心，范曾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出

来。闻一多先生的诗,韵律整齐,上口,令人过目不忘。范曾说:“我爱读闻先生的诗。”

此刻我把《死水》这首诗全文引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再一次用眼睛来辨析闻先生诗歌艺术的特色。全诗五段,每段四行,二和四行押韵。每行都是九个字,四顿,也就是四个音节。

全篇的手法都是象征,以华丽美艳的意象反衬内容的丑恶,仿佛从字里行间都能闻到那酸腐恶臭之气。在诗的形式上又是如此整齐,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而读起来毫不牵强,没有任何削足适履的感觉。

须知这不是现在的新诗,这是写于1925年的新诗。离新诗诞生只有七八年的时间,是童稚之年的新诗,却有如此成熟,如此优美和讲究,让人折服。闻一多在诗歌理论中提倡“三美”,起码这首诗是做到了。新诗的缺点,比如不成形,不成调,不知所云,过分散文化倾向等等毛病,这首诗里有吗?没有。所以,新诗的许多毛病都是后来沾染上的。现在已积习难改,令人忧虑。

闻一多是伟大的,他为青岛增了光,青岛的闻一多故居就成了有名的文化景观。来青岛的文化人都要像朝圣那样去一多楼前,看看,想想,也许就有诗思诞生。诗情接续在闻先生的浩然正气上,诗艺和境界才能提高。

杨洪勋先生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来海大从事的又是文史工作,多年来致力于海大校史和青岛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已渐显著。我没上过大学,却因海大厚爱,特聘我做兼职教授,还应邀在《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登过文章。杨洪勋来找我作序,可能还有这样的原因。我把杨先生的文章著作认真地读了,杨洪勋治学精神严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我认为这部书是认真的,有创见的,难能可贵的。

我写过长篇传记,我知道,这样的书是很难写的,如果耐不住寂寞,不能做大量的采访、调查,进行取精用宏的深入研究,在此基